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五十六
七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録監生臣姚遵德

欽定四庫全書

黄氏日抄卷五十六

宋 黄震 撰

讀諸子二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者秦相呂不韋恥以貴顯而不及荀卿子之徒著書布天下使其賔客共著八覽六論十二紀竊名春秋高誘為之訓解淳熈五年冬尚書韓彦直為之序謂士之傳於天下後世者非徒以其書夫子之聖則書

宜傳孟子之亞聖則書宜傳過是而以書傳者老聃以虛無傳莊周以假寓傳屈原以騷傳荀卿以刑名傳司馬遷以史傳楊雄以法言傳班孟堅以續史遷傳然槩之孔孟宜無傳而皆得並傳者其人足與也呂氏春秋言天地萬物之故其書最為近古今獨無傳焉豈不以呂不韋而因廢其書耶愈久無傳恐天下無有識此書者於是序而傳之栝蒼蔡伯尹又跋其書之後曰漢興高堂生后倉二戴之徒取此書之十二紀為月令河間

獻王與其客取其大樂適音為樂記司馬遷多取其説為世家律歷書孝武藏書以預九家之學劉向集書以繫七略之數今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然不知不韋固無與焉者也

十二紀

孟春紀與月令孟春同字語則微有異如月令鴻鴈來此則云候鴈北服蒼玉則云服青玉草木萌動則云草繁動草木蚤落則云草木早槁猋風暴雨總至則云疾

風暴雨數至　孟春紀之次曰本生言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立官者所以全生多官而反害生則失所為立意謂孟春為生之始因欲為人上者保其人之生也次曰重已言以頤養性而保長生又欲人之各自保其生也次曰貴公言處大官者不欲小察次曰去私以去私而後能公也凡皆演所以生之之道也　此卷載荆人遺弓而不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

公矣愚謂亡弓而索之者人情也事理也亡而不索已非矣謂孔子為欲去其荊已度越而為好高之說孔子必無此言謂老聃欲去其人又過高而為蕩空之說老聃亦未必有此言然層進一層覽者脫然此後世曠達之所從始以為至公之證誤矣　元日注元善也日從甲至癸也元辰注元善也辰從子至亥也近世以正旦為元日三命家又有元辰與此不同　輦人引車曰輦出門乘車入用輦　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於堂　烏獲疾引牛尾尾絶力勯音單盡也而

牛不可行逆也五尺孺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順也

注之誤　命之曰招蹷之機注云蹷機門內之位也

遊翔至於蹷機愚按此章以車輦為招蹷之機以酒肉

為爛腸之食以聲色為伐性之斧三條並列旨義甚明

蹷者蹷蹶顛踣之意若曰自佚太過乃招致蹷蹶之機

耳若以蹷機為門內之位則下文以腸食為一味以性

斧為一物可乎　聲禁重色禁重禁聲色太過耳注誤

以聲為聲礜之聲不欲虛名過實此說亦非

仲春紀次曰貴生言耳目鼻口必有所制然謂不以天下國家害其生則老莊之說耳次曰情欲以早嗇精神為說以春多雨則夏必為旱為喻此亦道家養生之說次曰當染因墨子歎染絲之說謂國亦有染學亦有染欲所染者得當次曰功名謂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凡又因貴生而展轉其說者也　彭祖注七百歲　金醯黃蚋聚之徒水則

必不可以冰致蠅雖工不能以茹臭去蠅蠅愈至茹臭也讀如茹漏般之茹舍釆舍猶置也初入學宫必禮先師置釆帛於前以贄神也

季春紀次曰盡數謂當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而年壽得長焉今世尚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次曰先己謂為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故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次曰論人謂無以害其天則知精次曰圜道謂精氣一上一下無所稽留為天道圜聖王法

之而令園則無所壅矣凡又因貴生盡數而展轉其說者也　此月薦鞠衣注云春皆尚青薦鞠衣未通

按月令注黄桑之服將蠶祈福也

邕䶍鼻窒鼻不通

孟夏紀次曰勸學謂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而始於尊師次曰尊師謂顔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髙何縣子石齊國之著者也學於墨子次曰誣徒謂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反諸人情則得所

以勸學矣次曰用衆謂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凡皆以學為説　魁士名人魁大也　紂作胡粉出用衆篇注

仲夏紀次曰大樂謂音樂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彊謂之太一次曰侈樂謂亂世之樂愈侈而民愈鬱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次曰適律名

音謂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太鉅太

小太清太濁皆非適也次曰古樂謂古朱襄氏炎帝別號多風而陽氣畜積故士達作五絃瑟以來陰氣陰康氏陰多滯伏作為舞以宣道之黃帝命伶倫作律帝堯立瞽叟乃拌分也五絃之瑟作十五絃之瑟命曰大章舜立又益之為二十三絃凡皆以樂為説　長至日注云夏至之日晝漏刻六十五故日長至愚按月令稱日長至此云長至日恐字誤倒耳此書仲冬亦曰日短至可參證也長至者日長之極世俗多誤冬

至為長至不知乃短至也　含桃鸎桃也鸎鳥所含食　太一躬勿

篇又曰神合乎太一見上文此時未為神名也　谿虛也見適音篇云以危聽清其耳谿極

闋終也見古樂篇歌八闋注　注之誤齊之衰作大呂注云陰律十二愚按樂毅伐齊遷其

大呂葢齊初為樂器之大者非十二月之律名

季夏紀次曰音律言十二律相生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為下而分之十二月又極之十二月之人事殆月令

要語也　注云律呂相生上者上生下者下生次曰音初謂禹行功塗山氏女作歌為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為周南召南昭王征荆涉漢梁敗辛餘靡振王北濟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西音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有娀氏飲九成之臺二女爭搏燕覆以玉筐少選發燕遺二卯北飛不返二女作歌始為北音孔甲取民室之子以歸斧斫其足曰命矣夫作破斧之歌始為北音凡皆載音之初也

恐未必然耳次曰制樂言周文王地動而享國五十一年宋景公熒惑守心而星退三舍次曰明理言天變妖孽亦皆以樂為説　蚈馬蚿也音如蹊一曰螢火　少選須臾也　盲風盲瞑也　㲉生此書為湯

孟秋紀次曰蕩兵謂未有蚩尤之前民固剥林木以戰勝者為長猶不足治故立君君又不足治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愚謂此柳子厚封建論之所祖也次曰振亂謂

世濁已極兵當為義次曰禁塞謂救守之兵皆不義次曰懐寵謂先發聲兵以救民以家聽者禄之家以鄉聽者禄之鄉以邑聽者禄之邑凡以秋故言兵

仲秋紀次曰論威謂必反於己則三軍可使一心次曰簡選以湯武齊桓晉文吴闔閭為證次曰決勝以必義必智必勇為本次曰愛士謂秦繆公飲盜駿馬者以酒而脫韓原之急趙簡子以白騾救其臣陽城胥渠之疾而獲翟人之首凡以秋故言兵

季秋紀次曰順民謂湯禱桑林以身為犧牲文王辭千
里地為民請炮烙之刑句踐有酒流之江與民共之
然愚恐皆未必有此事耳次曰知士謂靖郭君善劑
貌辨劑貌辨以死而田齊宣王之怒得再相齊恐亦
戰國策士之夸辭爾次曰審已謂湣王越授皆不知
其所以亡次精通謂兎絲無根非無根也茯苓是已
磁石召鐵或引之也月望則蚌蛤實月晦則蚌蛤虛
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養由基射光中石矢乃飲

羽誠乎光也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誠乎馬也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而知其悲申喜聞乞人歌於門而乃其母而精相得此豈待言哉凡又因兵而及感動之道也　射石沒羽此以為養由基此事每載不同要皆野人相承之妄言耳此類甚衆

孟冬紀次曰節喪戒侈葬也謂葬必於高陵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而忘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侈葬

非為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次曰安死謂天埜無不相也而世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季孫有喪以璵璠斂夫子曰以寶玉斂譬猶暴骸中原也次曰異賢令以百金與摶黍示兒子兒子必取摶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次曰異用謂湯祝網文王葬枯骨孔子荷杖問人之公摶杖問其父母置杖問其兄弟皆得人心按冬藏也故言葬餘

皆衍此

仲冬紀次曰至忠謂子培射隨兕文摯怒齊王怒音努激之怒也

皆代其君死次曰忠廉謂要離殺慶忌弘演報命

於衛懿公之肝凡皆戰國之言次曰當務謂齊人好

勇者相飲相啖其肉至盡愚恐無此事次曰長見謂

周公太王預知後世吳起知去魏而魏失西河之外

公叔痤知衛鞅出境而魏不安凡以附仲冬之後不

曉所謂

季冬紀次曰士節謂北郭騷謁晏子辭金而受粟後以死報晏子愚恐士節不如是次曰介立以介子推逃去爰旌目吐盜之食而死為介次曰誠廉謂夷齊如周至岐陽而文王殁矣武王使周公盟膠鬲使召公盟微子開夷齊去之至首陽餓焉與正史絶不同次曰不侵謂公孫弘為孟嘗君說秦昭王凡亦於季冬事無預右十二紀終而綴之以序意主豫讓云

八覽

有始覽謂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經也注天虛而能施地實而能化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曰蒼天東北變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顥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各以二十八宿分屬之自鈞天星角亢氐至陽天星張翼軫地有九州豫州周也冀晉也兖衛也青齊也徐魯也揚越也荆楚也雍秦也幽燕也九山則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九塞則大汾冥阸荆阮方城殽井

陘令疪句注居庸九藪則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華陽晉之大陸梁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昭六川則河水赤水河出崑崙東北赤水出東南遼水出砥石山自東北北東流黒水崑崙西北江水淮水凡四海之内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次曰名類言帝王禎祥以及周尚火代火者必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徒是為秦設也次曰去尢謂亡鐵者意其鄰之子動見其竊鐵此尢也郱為甲裳以帛公息忌勸用組

因令其家為組人有傷之者邾君復下令為甲毋以組此亦尤也愚謂邾君固惑矣公息忌豈可身自建議而身自利之亦何恠人之傷而君之惑耶次曰聽言謂攻無辠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社稷之不危不亦難乎愚謂此語足盡戰國之情次曰謹聽謂天子已絶以兵相殘今世當之矣次曰務本謂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次曰諭大謂山大則有虎豹水大則有蛟龍　此篇載禹一沐而三

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愚意此形容之語本無其事而世又以言周公

孝行覽謂治必務本務本莫大於孝而載曾子言孝及樂正子春下堂傷足之事理正而文顯可讀也次曰本味載伊尹說湯以至味備物産之美皆傅會之言且曰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是湯為口腹之故伐夏也次曰首時載墨者田鳩欲見秦惠王三年不得見徃見楚王楚與將軍之節以如秦因見惠王告人

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物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
者時亦然次曰義賞載晉文公城濮之戰用舅犯之
言而賞先雍季以雍季不肯用詐百世之利也趙襄
子晉陽之圍用張孟談之謀而賞先高赦以高赦危
殆中獨不失君臣之禮賞一人而為人臣者莫敢失
禮也次曰長攻載越滅吳楚給蔡滅息趙襄子以姊
嫁代君飲酒而以大金斗擊滅之然愚謂楚趙之事
盜賊之事也次曰慎人謂功名大立天也為是故因

不慎其人不可次曰遇合載客善吹籟見越王越王不善為野音而反善之人有大臭者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陳有惡人曰敦治讎糜陳侯甚悅之使之楚楚王怒興師伐陳次曰必已載單豹好術離俗棄塵不食穀實不衣芮温芮絮也身處山林岩窟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 此篇載伊尹生於空桑謂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

水而東走毋明日視臼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空桑愚意空桑地名好事者因為之説耳此書第五紀云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則前乎伊尹之未生已有空桑之地矣何一書而自相背馳耶　此篇載郢人以兩阪垣也吳起變之教之用四而見惡氐羌之民其虜也不憂繫纍而憂死不得焚凡言風俗之難變又載趙襄子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愚按正史云漆為飲器非酒

具也此恐弗考又載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云云不知何故

慎大覽載湯令伊尹往視夏恐其不信湯親自射伊尹愚恐未必然又載趙襄子攻翟一朝而兩城下有憂色孔子賢之愚恐襄子之詐術孔子未必為其所欺也次曰權勲以豎陽穀進子反以酒為小忠大忠之賊虞受晉賂而假道為小利大利之殘又智伯欲伐中山鑄大鐘以遺之次曰下賢載周公齊桓子產魏

文侯為証次曰報更載翳桑餓人之言曰臣宦於絳歸而絶糧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又載淳于髡為孟嘗君説齊救薛云薛不量力為先王立清廟故善説者陳其勢言其方豈用強力哉次曰順説云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髙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次曰不廣載北方有獸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為蛩蛩距虗取甘草蹶有患也蛩蛩距虗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又載鮑叔管仲

召忽三人謀獨管仲謂小白無母國人憐之事未可知故使鮑叔傅小白次曰貴因云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塗也竫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歷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次曰察今云有道之士以近知遠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楚人有涉江者劒自舟墜水

遽刻其舟從其刻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有過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欲投之江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篇載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宋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愚按此言孔子雖未詳而其說可以訓　齊王知顏色注知猶發也出報更篇又此書不苟論云文侯不說知於顏色愚謂此見於顏面之意左傳喜可知也

之証　車依輔輔亦依車注車牙也輔頰也

先識覽載夏將亡也太史令終古執圖法奔商殷將亡也內史向摯載圖法亡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亂以圖法歸周周威公問孰先亡曰晉先亡居二年晉果亡又問孰次之曰中山居二年中山果亡又問孰次之不對固問焉曰君次之威公懼求諫臣去苛令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威公薨周分為子白主之中山辭去之齊又辭曰之二國皆將亡次曰觀世

云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然山在其上賢
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
尚盡賢於已因載晏子禮越石父為客列子辭鄭子
陽之粟次曰知接載桓公問疾管仲言豎刁易牙開
方不可用之詳其文可誦次曰悔過秦繆公違蹇叔
敗殽之諫其文亦可誦次曰樂成載孔子用魯子產
治鄭民皆始毀而終譽魏文侯匿謗書樂羊得成中
山之功魏襄王信史起鄴令得成決鄣水之功故㗿

啕之中不可不味也次曰察微載子貢贖魯人於諸
侯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魯人不贖
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
魯人必拯溺者矣愚謂此可與論語所記辭粟請益
事參看又載女子爭桑而吳楚連兵羊斟爭羊而敗
宋之師郈氏介雞而召季氏之亂次曰去宥載鄰父
有言鄰之梧樹不善者鄰人伐之鄰父因續以為薪
其人不説曰鄰者若此其險也齊人有清旦衣冠往

鬻金之所攫之者吏縛之問曰人皆在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次曰正名謂齊者太公之所宅也桓公嘗以此覇矣湣王知説士而不知其所謂士國殘身危先識覽載武王言紂辟遠其子爰近姑與息然則姑息二字也　此篇又載孝經曰高而不危之和其民人然則孝經固古書也

審分覽謂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人主好治人臣之事是與驥俱走也次

曰君守以静而無知為君道次曰任數以耳目心智為不足時次曰勿躬謂聖人之所不能所以能之也管仲人臣也不任已之能以盡五子之能况人主乎次曰知度言去想去意静虚以待愚按此虚無之説而近世張横浦諸人主之者也次曰慎勢言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又載慎子之言曰一兎走百人逐之非一兎足為百人分也未定也積兎滿市過者不顧非不欲兎也分已定矣故治在乎定分次曰不

二謂聽羣衆議以治國國危愚按此近世國是說所由出也次曰報一謂一則治兩則亂　此篇載顏回攫食事謂孔子望見與家語所載不同　選間（選間須臾也意與少選同）　二十官（自大撓以下皆作始之人）　象譯狄鞮（東方曰羈南曰象西曰狄鞮北曰譯皆傳通其言也）　神農十七世有天下

審應覽謂人主言不欲先所執要矣次曰重言謂人主言不可不慎次曰精諭載齊桓公欲伐衛而衛姬先知晉襄公欲襲周而萇弘先知與前篇所載管仲欲

伐莒東郭先知同次曰離謂載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之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買矣其人又患之以告鄧析析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析之反覆一事而兩為之謀如此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舉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然則析

蓋世所謂教唆者之祖矣次曰谿辭載孔穿析公孫龍之辨唐鞅勸宋王不辨善惡皆罪之而宋君殺唐鞅舉大木者前呼輿謣輿謣歌聲也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次曰不屈載魏惠王欲傳國惠子是欲惠子之為舜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舜之作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為堯舜次曰應言載魏敬諫魏王入秦及凡辨說之事次曰具備載宓子賤治單父

請吏二人書而動掣其肘魯君使其自為之三年而漁人不敢欺於闇行　此篇載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朝居海上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告之取而來明日之海上蜻無至者矣愚謂此即海鷗之説移用未必有其事也　呿而不唫呿開唫閉　煙視媚行言新婦

離俗覽載舜讓石户之農又讓北人無擇湯讓卞隨又讓務光愚謂因莊子寓言堯讓許由而世因增衍至此　又載齊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不自快戰而死令此將衆必不北矣齊之賔畢聚夢有唾其面

不自快索其形不得死之謂此當務則未也其心之不辱有以加手次曰高義載子囊石渚之死然愚以為義則未也次曰上德載墨者孟勝為楚之陽城君而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次曰用民載闔閭試其民於五湖地流血幾不可止句踐試其民於寢宫民爭入水火次曰逼威言桀紂之禁不可勝數言令煩也次曰為欲謂羣狗相與居投以炙雞則爭矣次曰貴信以齊桓不背曹劌之盟為証次曰舉難以齊桓舉寗戚為證　此篇載曹共公

欲觀重耳駢脅使袒而捕池魚與左傳不同然恐無此理當從左氏　禹時萬國湯三千餘國

侍君覽謂人之所以羣者以君道立也次曰長利謂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為也次曰知分載次飛刺蛟禹濟江黄龍負舟之事次曰召類宋司城子罕南家之墻犨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宫而不止而弗徙也次曰達鬱謂人皆説鏡之明已也次曰行論謂人主不得以快志為事次曰驕恣載魏武侯矜謀

事之當李悝諫之齊宣為太室春居諫之次曰觀表

載郈成子受右宰穀臣之璧穀臣死於甯喜之難使

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禄而食之其子長而返

其璧　此篇載列精子高顪推之履注弊履也袪步

堂下注袪步舉衣而行也

六論

開春論以春始雷而蟄蟲動為善説者之諭惠施説魏

太子緩葬期封人子高説叚喬緩城築祈奚説范宣

子釋叔向皆善説者次曰察賢言魏文侯禮賢國治身逸宓子賤鳴琴不下堂巫馬期以星出入巫馬期問故宓子曰我任人子任力次曰期賢謂爚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若蟬之走明火也次曰審為載子華子諫韓昭釐愁身傷生以憂爭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詹子曰重生次曰愛類載公輸般設攻宋之機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不

入楚輟不攻宋次曰貴卒謂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月取之與駑駘同荊王死貴人相與射吳起起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公子糾與小白爭先入管仲射小白中鉤鮑叔御小白僵管仲以為小白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凡所載皆捷於應變者然則貴卒之卒音猝

此篇魏闕注巍巍髙大故曰魏闕　又載禹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愚按於地理不合

慎行論載費無極譖太子建慶封與崔杼弑君而又殺崔杼之惡後皆族滅次曰無義載公孫鞅詐其友公子卬而擒之鄭平欺其交應侯去秦而莫之與續經欺公孫與仕趙而人莫與同朝次曰疑似載黎邱丈人遇奇鬼似其子而至殺真子次曰壹行謂行人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上巨木人以為期易知故也而況士乎次曰求人載堯讓天下於許由由

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巳君乎惡用天下此雖寓言然巳卑矣不過匹夫知足耳次曰察傳載舜稱夔者一而足矣而世因謂夔一足宋丁氏穿井免人外汲如得一人之使而世因謂穿井得一人衛有讀晋師三豕渡河子夏証其為巳亥愚謂此則有合於察傳之義　此篇載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愚謂此即管仲知路不如老馬之諭

也　銘乎金石注金鍾鼎也石豐碑也

貴直論謂所以貴士為其直言也載能意於齊宣狐援於齊湣燭過於趙簡子皆直言然亦麄厲矣次曰直諫載鮑叔奉杯為壽勸桓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在魯甯戚無忘在車下此可言直諫若葆申謂楚文王罪當笞愚恐聦人不當如是也次曰知化載子胥諫夫差不從次曰過理載齊湣王亡國居衛帶益三國次曰壅塞載亡國之主不可有言之事次曰原亂載

驪姬之禍

不苟論公孫枝請秦繆公見齊晉之使以非其事而擅

請也罪之趙哀辭伐鄭之賞曰賞其本乎賞其末乎

賞其末則騎從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子虎文公

召子虎將賞之曰言之易行之難次曰贊能謂得十

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劒不如得一歐冶鮑叔

薦管仲而齊覇沈尹莖薦孫叔敖而楚覇次曰自知

謂敗莫大於不自知有得鐘者欲負而走不可以推

毁之鐘鎧然有聲恐人之奪己也遽揜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次曰當賞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産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禄之所加知主主之賞罰爵禄之所加者宜則親踈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為用次曰博志謂精而熟之鬼將告之甯越之學人休吾不敢休人卧吾不敢卧步之速也而

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次曰貴當

載荊有善相者謂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齊人

有好獵者不得獸則狗惡也欲得良馬則家貧無以

於是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

則數得獸矣

似順論事多似倒而順如尹鐸為晉陽簡子曰往夷而

壘鐸往增之卒以免難之賞賞尹鐸次曰別類草有

莘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萬陽應將

為室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為室今雖善後必敗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匠人無辭以對而為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驥驁綠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次曰有度言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次曰分職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次曰處方章子為齊將攻荆六

月而不戰齊使周最趣之章子對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次曰慎小巨防容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熛而焚宮燒積人之情不蹷於山而蹷於垤士容論謂士之柔而堅虛而實者其狀朖然不儇次曰務大燕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突決棟焚而不知變為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次曰士農男女貿功以長生敬時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次曰任地

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菖蒲水草也冬至後五十七日始生則土發故耕次曰辨土謂地竊苗相竊草竊為三盜去三盜而後粟可多次曰審時謂禾麻菽麥各欲得時　此篇載唐尚敵年為史敵年者年相若之名也　肥者欲棘注棘羸瘠也詩云棘人欒欒　六盡耜所以成畝其博八寸所以成甽注耜六尺其刃廣八寸古者以耜耕廣六尺為畝三尺為甽愚意耜者今之犂廣六尺旋轉以耕土其塊

彼此相向亦廣六尺而成一疇此之為步而百步為畝總畝之四圍總名其博八寸所以成甽者犁頭之刃遂塊隨刃而起其長竟畝云起而空之處與刃同其闊此之謂甽註以三尺為甽恐於正文不合又云耨柄尺其耨六寸注耘器也愚按今浙西耘尚用苗間之器

黃石公素書

素書六篇曰原始曰正道曰求人之志曰本德宗道曰

遵義曰安禮其說以道德仁義禮五者為一體雖於指要無所取而其間言語雜出多生於卑謙損節背理者寡特非圯上老人授子房手亂世之書耳張商英乃妄為訓釋取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之說以言之與本書五者一體之說正相反甚至為之後序謂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此書何其鄙歟幸此言出於商英識者固所不屑觀爾

陸賈新語

新語十二篇漢太中大夫陸賈所撰一曰道基言天地既位而列聖制作之功次曰術事言帝王之功當思之於身舜棄黄金禹捐珠玉道取其至要三曰輔政言用賢四曰無為言舜周五曰辨惑言不苟合六曰慎微言謹内行七曰資質言質美者在遇合八曰至德言善治者不尚刑九曰懷慮言立功當專一十曰本行言立行本仁義十一曰明試言君臣當謹言行

十二曰思務言聞見當務執守此其大略也往往多合於理而又黜神仙之妄言墨子之非則亦有識之言矣然其文煩細不類陸賈豪傑士所言賈本以詩書草漢高帝馬上之習每陳前代行事帝輒稱善恐不如此書組織以為文又第五篇云今上無明正聖主下無貞正諸侯鉏奸臣賊子之黨考其上文雖為魯定公而發豈所宜言於大漢方隆之日乎若賈本旨謂天下可以馬上得不可以馬上治之意十二篇

咸無焉則此書似非陸賈之本真也

賈誼新書

過秦上　論秦興亡始末而歸之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論正而語卓　過秦下　謂天下向秦冀得安其性命使秦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猶未傾危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即海內歡然各自安其處使子嬰有庸行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愚謂秦以威并天下非天下向風子嬰之世

大勢已去三秦無可全之理惟二世能反秦政天下或可未亂然千百年戰爭勢至此極秦亦不容不亡秦之事非可以古帝王常道論也

宗首 係治安策今或親弟謀為東帝一段文有略增處

數寧 係治安策竊惟事勢可為痛哭流涕太息至射獵之娱一段而其文有增又痛哭作痛惜

藩傷 係治安策分建一段而文不同

藩疆　係治安策彊者最先反一段

大都　係治安策尾大不掉一段而先引楚靈王大城陳蔡葉與不羮四邑後遂作亂之事為証終之曰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等齊　言漢天子與諸侯無别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天子之御號太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太僕銀印二千石則御已齊天子親云太后諸侯親云太后天子妃曰后諸侯妃

曰后宮門皆曰司馬闌入者皆為城旦殿門俱為殿門闌入之罪俱棄市曰令曰陛下曰乘輿皆同可謂長太息者此也

服疑　言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為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為僕僕亦臣禮也然稱僕而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禄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

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

皿異則食飲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

益壞　請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梁足

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則陛下無山東之憂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

謂無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有

仇讎之怨猶之無傷也

五美　係治安策分王子弟使天下咸知陛下之明之

廉之仁之義而誦聖一段

制不定 係治安策髖髀之喻一段先引黄帝誅同父母親弟炎帝以定天下為証

審微 引孔子謂不如多予邑及宓子寧使齊寇得麥毋使不耕者得穫為証

階級 係治安策體貌大臣一段

俗激 係治安策定經制一段

時變 係治安策家貧子壯出贅一段文稍增

璝瑋　謂璝政予民而民愈貧瑋術奪民而民益富蓋
以抑末趨本為説
孽産子　係治安策牆屋被文繡一段而此尤詳結云
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銅布　係議鑄錢禁之文亦結之曰可為長大息者此
其一也
壹通　謂建武開函谷臨晉關為備山東諸侯豈若定
地勢

屬遠　謂遠徭之弊

親疏危亂　係治安策言諸侯王二段

憂民　係蓄積疏言三年耕餘一年食

解懸　係治安策天下之勢方倒懸一段結云可為流涕者此也

匈奴　謂匈奴不過漢一大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一表諭陛下之愛一表諭陛下之好一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此謂三

表錦綉車騎以壊其目一餌飲食醢醢以壊其口一餌婦人樂舞以壊其耳一餌堂宇囷蓄以壊其腹一餌佐酒戲弄以壊其心一餌凡以施之降者以誘其衆來下此謂五餌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南鄉歸漢猶水流下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逺期五歲近期三年匈奴亡矣

勢卑　嵗致金繒是入貢職於蠻夷也勢既卑辱禍且不息以臣為屬國行臣之計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頓

顙請歸陛下之義臣歸田廬不復誇末庭忠臣之志

快矣

淮難　恐援王淮南王子以白公勝報父仇為戒

無蓄　係積貯疏亦終之曰可為流涕者又是也

鑄錢　欲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

傅職　保傅皆言教太子而保傅之文則治安策之丈

也

連證　說主從諫以紂死左右弗助為戒以陶朱公決

梁疑獄上壁異價厚者價貴為勸

輔佐　有上執政中執政下執政之分

禮　首載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爼又曲禮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至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一章在焉又訓釋詩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貳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是所尊

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故其嘆之也長曰于嗟乎古之善為臣者亦若此而已

容經　志有四興容有四志言有四術朝廷祭祀軍旅喪紀四者也　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早立(言立容)

胻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坐尋常之内曰肅坐廢首低肘曰

早坐〔言坐容〕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揺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之而任〔言行容〕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不足如射箭〔言趨容〕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鷩倏其固復也旄如濯縩〔跘旋之容　跘蒲官切〕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言跪容〕拜以磬折之容吉事尚左凶事尚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遠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玄〔言拜容〕拜而未起〔言伏容〕

佩玉　上有雙珩下有雙璜衝耳捍珠以細其間琚瑀以頳之　蓋圜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

春秋　楚惠王食寒葅得蛭而吞之鄒穆公食鳬鴈必以粃寧二石粟以易一石粃晉文公見大蛇横道不忍攻之三日夢天誅蛇視之蛇魚爛矣胡亥為公子饗群臣視其履狀善者因行殘敗及即位皆知天下之棄也

先醒　懷王問賈君曰人謂知道者先生何也對曰為先醒也世世主未學忳忳然猶醉也學問不倦昭然先寤故曰先醒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

耳痺　載子胥吳越事

諭誡　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召吏視之信有之文王曰速以人君禮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奈何其倍民也士民聞之

曰我君不以夢之故不背槁骨況生人乎

退讓　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楚之邊亭皆種瓜梁數灌瓜美楚希灌瓜惡亭惡梁亭之賢已夜竊梁亭之瓜有死焦者梁亭請其尉亦欲竊往教掻楚亭之瓜宋就教令人往為楚亭夜善灌瓜楚亭旦而往瓜已灌矣瓜日以美察之乃梁亭也楚王聞之乃謝重幣以交於梁梁楚之驩由宋就始

勸學　以南榮千里重繭以問老耼為証

道術　謂其本謂之虛其末謂之術

六術　謂道德性神明命六者德之理也他事亦皆以六為度六親始于父父有二父之昆弟以至從父兄弟從祖兄弟曾祖兄弟曾祖兄弟又有子為族兄弟凡六故六為制而止矣愚按此説則六親者諸父也諸父兄弟也從父兄弟也從祖兄弟也曾祖兄弟也族兄弟也

大政　脩政　叙黄帝至成王之言皆諸子之説

禮容語　載魯晉禮容之事多左傳所載者

胎教　言教子

立後義　言立子

右賈誼新書十卷淳熈辛丑歲湖南漕使程公以家藏本刊于長沙所論漢事皆於治安策及論積貯諫禁鑄錢者殆平日雜著所見而他日總之以告君歟三表五餌之說詳見此書謂可坐威匈奴至今疑其大言然不過欲誘致降者使其衆漸空

非謂必以兵勝以詛奇才得為典屬國以試之匈奴雖無可滅之理勢須漸弱未可以大言而少之若其分王諸侯施行漢事後多卒如其説真洞識天下之勢者也然要其本説以道為虚以術為用則無得於孔子之學蓋不過以智略之資戰國之習欲措置漢天下爾　文王葬槁骨之言世多以為鑿靈沼得之此以為夢意古有此説而傳者不同未必有其實若于事情則此事為近之

新序

新序十卷漢劉向之所集本朝曾鞏之所校者也周秦至漢君臣言行茍足為世教者類在焉其前五卷皆曰雜事警戒居多惟江乙謂昭奚恤為狐假虎威此乃小臣離間之言恐不當録使昭奚恤非其人而楚用之併楚君亦且與之俱輕矣北方豈其以君之故而畏之哉樂毅挾四國之兵屠齊七十餘城掠重器貨寶而去之此盗也縱惠王不信讒而易將毅亦必無以勝二城必

死之守世乃以殺與管仲同稱何哉次六曰刺奢自桀紂以來戒之詳矣惟孟獻子誇得顏回茲無虛二生為富則未必然蓋顏子未嘗仕於大夫之家也次七次八曰節士曹子臧致國於殺奪之成公亦異於太伯伯夷之讓矣季札乃慕而效之寧滅其宗國若魯公子肹不義宣公之殺奪而終身不食其食此為能審所處爾晉太子避蛇祥而伏劒石奢以不私其父而刎頸李離多殺不辜而自戕介之推怨懟而就焚申徒狄嫉世而沉

河果其輕生如此此皆死非其所不可言節齊太史死於職此真足言守節之士屈平不忍宗國之將亡而自殞其志為可悲而餓者不食嗟來之食袁旌自欲嘔出其盜之食書之亦可厲天下後世之無耻者矣程嬰既立趙後自殺以下報杵臼劉向以為過然使果有此事而事定嬰不死是紿杵臼使之先死也於義亦合有所處次八曰義勇晏子獨免崔杼之盟王子閭不受白公之立最為得義如弘演葦死非其所當死矣次九次十

曰善謀戰國謀臣皆苟焉一時耳至漢張良始多善謀然封信越以分地所能助帝滅楚者此謀而殺信越者亦此謀召四皓以輔太子所能護惠帝者此謀而殺戚夫人者亦此謀以偶語沙上者為謀反所能封雍齒安一時者此謀而啓帝疑心叛者九起致帝卒斃於行者亦此謀大抵機動於此功成於彼成其一必不能保其二未嘗明白一言以義理而折衷之俾相安無後患焉殆亦權謀耳亦未得為盡善也

偏袒一卷趙

偏袒一卷趙臣推車隴種隴種而退第三卷 二子乘舟詩 黍離以為壽閔其兄而作皆第七卷

說苑

說苑者劉向之所校讎去其複重與凡已見新序者而定為二十卷名說苑然自今觀之其間煩重與新序混淆者尚亦多有且亦多傅會如唐虞三代孔門問荅其詞旨議論殊非聖賢氣象楚莊王賢君而謂其築臺殺諫者七十二人秦皇嚴誹謗之誅而反謂其能受茅焦

鮑白令與侯生三人之極諫凡欲言其臣之節必先甚其君之惡形容文致殆非人情曾晳大賢謂其因耘瓜而擊其子幾死子路高弟謂其欲釋古學揆之事理皆未必然又桑穀之祥既以為太戊又以為武丁於書則武丁乃鼎雉之事耳龍蛇之章既以為介之推又以為舟之僑於傳則僑乃戮於城濮之役耳鴻鵠六翮之喻新序以為因桑告晉平公說苑以為古乘告趙簡子不屑扶君之事新序以為虎會事趙簡子說苑以為隋會

事晉文侯君不能致士之說新序以為大夫對衛相說苑以為田饒對齊相宗衛解衣就鼎以諫佛肸之說新序以為田單說苑以為田基是二書定於一人而自為異同若嚴則音聾之訟一以為公叔文子告楚說苑以為晏子告齊是一書重出而亦自異同劉向自以為去其複重而尚若是何哉方南豐編集時官書僅有五卷後於士大夫間得十五卷以足之則後世之殘斷錯誤非必皆劉向本文耳然其指歸皆出於勸善懲惡冀扶

世教雖不盡純而最多精語過於諸子之雜書橫議遠矣君子亦不可以不觀也而南豐乃譏其徇物者多自為者少

一枝梅越使送梁王子 半棄酒管仲十卷 免相謂舊相也見十一卷 蟨與蛩蛩巨虛二者相假相愛 龍化為魚被射天帝不罪射者九卷 梟不更鳴東徙亦惡子之聲十五卷

御呼騶亦呼同憂也十一卷 承明承明堂之後 率禮不越今詩禮作履 太公望老婦之棄夫八卷 長年尊上之稱第四卷 孔子

譽趙襄子管仲哭鮑叔此二事歲月先後皆合考三歸之臺管仲以避得祠田之祝禮少求多民而作淳于髡云

春秋繁露

楚莊王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此楚靈所以稱子而討也愚謂諸侯專殺直書而罪自見子者楚之爵非稱子以討其罪也凡例之陋說耳　此篇又載

春秋分十二世為三等哀定昭三世君子之所見也
襄成宣文四世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五世君
子之所傳聞　又援詩率由仇匹今詩作羣匹
竹林　謂邲之戰楚莊舍鄭美矣而晉欲擊之故晉變
為夷狄楚變為君子　謂司馬子反為其君使廢君
命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　謂鞍之戰齊頃公
被獲自是恐懼不聽聲樂不食酒肉內愛百姓外敬
諸侯終其身安寧是福生於憂　謂鄭伐許伐喪叛

盟故夷狄之

玉杯　謂譏文公以喪娶公乃四十一月方娶納幣之月在喪之分也　謂趙盾弒君四年而後別牘復見在不討賊而已猶子不嘗藥加之弒父

玉英　謂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弃如公子目夷之類

精華　謂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　謂大旱者陽滅陰也拜

請之而已大水者陰滅陽也故鳴鼓攻之　謂齊桓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柯之盟見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後二十年尚未能大合諸侯救衛邢見存亡繼絕之義明年而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其後矜功而不修德楚人滅弦而不憂江黃伐陳而不救不救陳而責陳不離不安鄭而必之以兵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謂晉僖以亂即位親任季子而二十年安寧

王道　歷言五帝三王之治桀紂之暴以及周衰而舉春秋災異爲言　又歷舉春秋君臣行事而總以觀乎二字條舉而斷之凡連用二十三觀乎字此篇粗有文法

滅國　言春秋失國之君三十一亡國之君五十二主天地之間根本微者不可遭大風疾雨

服制象　劒在左青龍之象刀在右白虎之象韍在前赤烏之象冠在首後玄武之象

考功名　聖人之為天下興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之小大其為天下除害也若川瀆瀉之於海也各隨其勢之傾側

官制象天　天之大經三起而成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　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時有三月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官有四

選每選有三人十二臣相參而事治行矣四選者公

卿大夫士

調均　凡衣裳為蓋形煖身也然而染五采飾文章者非以為有益於養肌膚血氣也將以貴貴尊賢而明別上下之倫為治也

爵國　謂天子千里公侯百伯七十子男五十附庸字者三十名者二十氏者十五里　萬人曰英千人曰俊百人曰傑十人曰豪

仁義法　以仁安人以義正我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我無之而求諸人我有之而非之人人所不能受也　目弗視不見心弗慮不得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雖有聖人之至道弗論弗知其義也

身之養莫重於義　體莫貴於心養莫重於義有義者雖貧能自樂無義者雖富其能自存忘義而狥利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為計不忠也知之不能

明也今握棗與錯金示嬰兒嬰兒必取棗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之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知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無怪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闇也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詐其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為

實性　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性有善姿惟待漸於教

訓而後能為善聖人言善人吾不得見使民性皆善

何為不見也

深察名號　陰之行不得于春夏而月之常厭於日光

乍傷乍全天之禁陰如此

五行　地出雲為雨氣為風地不敢有其功一歸于天

為人者天　云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五行　為木五行之始水五行之終以相生而言

陽尊陰卑　謂天之大數畢於十旬陽氣以正月始出

於地至其功必成也積於十月人亦十月而生

王道通三　謂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人而連其中者通其道

天容　謂聖人祖天而行

天辨在人　謂陰陽之會遇於南方以中夏遇於北方以中冬冬者金木水火各奉所主以從陰陽相與一力而并功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陰因

水而起助冬之藏也

陰陽位　陽以南方為位北方為休陰以北方為位南方為休

陰陽終始　北方者天之所終始也

陰陽義　陽者天之德陰者天之刑

陰陽出入上下　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

天道無二　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

煖燠　天之道出陽為煖以生之出陰為清以成之

基義　謂凡物必有合

四時之副　謂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

人副天數　謂天德施地德生人德義

同類相勤　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

五行相勝　五行相生　五行逆順　水治五行並言

　隨時施政

治亂五行　言相干則災

五行變救　云木氷春多雨之類皆以人事救之

五行五事　言證應

郊語　言事天子之義有缺文

郊義　言王者歲一祭天必於正月上辛

郊祭　言喪不廢郊祭

四祭　四時祭先祖父母此篇云已受命而王必先祭

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

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

伐崇也

郊祀　言文王受命伐崇又證以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順命　言天子之義畏天之説

郊事對　載漢遣廷尉湯問仲舒郊事問荅

執贄　謂鴈有行列之治羔有角而不任類仁殺之不諦類死義者跪乳類知禮者羊之言猶祥王有似乎君子

山川頌　山則巃嵸嵔崔嶊嵬嶵巍久不崩弛似仁人

志士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晝夜不竭或養萬里而必

至

求雨　四時各以其日與其方隨其色為土龍闔南門

置水其外而開北門　又止雨反北

祭義　五穀天所以賜人受賜而薦之宗廟

循天之道　天有兩和謂中春中秋

天地之行　言服食當順時

威德所生　春者天之和夏者天之德秋者天之平冬

者天之威爲政不可不察

如天之爲　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天者未嘗滞

鬱在人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者也

天地陰陽　謂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與人而十人超

然萬物之上最爲天下貴

天道施　聖人見端而知本得一而應萬

董仲舒傳説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

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顔師古注皆其所著書

名本朝崇文總目繁露七十卷八十二篇與隋唐志卷目同目謂其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然總以繁露為名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已疑後人附著矣及中興館閣書目止存十卷三十七篇新安程大昌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見所引繁露語言今書皆無之因知今書之非本真又讀太平御覽古繁露語特多御覽太平興國間編彚此時繁露尚存今遂逸不傳合此三說觀之是隋唐國初繁

露已未必皆董仲舒之舊中興後繁露又非隋唐

國初之繁露矣近世胡尚書槼為萍鄉宰日刊之

縣齋僅此三十七篇而已其後得攻媿樓參政校

定本十七卷八十二篇之舊復全其兄胡槻既刊

之江東漕司其後岳尚書珂復刊之嘉禾郡齋世

遂以為定本攻媿謂為仲舒所著無疑而取楚莊

篇第一謂為潘氏本有之至於調均一篇萍鄉本

列置第二十五及攻媿再定本乃不及此篇則不

知何說也又程氏謂通典載劒在左青龍象刀在右白虎象𨍏在前朱雀象冠在首玄武象謂此數語今書所無而今書服制象篇此語實具存程氏以爲無之不知又何也愚按今書惟對膠西王越大夫之問辭約義精而具在本傳餘多煩猥甚至於理不馴者有之如云宋襄公由其道而敗春秋責之襄公豈由其道者耶如云周無道而秦伐之以與殷周之伐並言秦果伐無道者耶如云志如

死灰以不問問以不對對恐非儒者之言如以王
正月之王為文王恐春秋無此意如謂黄帝之先
謚四帝之後恐隆古未有謚如謂舜主天法商禹
主地法夏湯主天法質文王主地法文於理皆未
見其有當如謂楚莊王以天不見災而禱之于山
川不見災而懼可矣禱于山川以求天災豈人情
乎若其謂性有善姿而未能為善惟待教訓而後
能為善謂性已善幾於無教孔子言善人吾不得

而見之而孟子言人性皆善過矣是又未明乎本然之性也漢世之儒惟仲舒仁義三策炳炳萬世曾謂仲舒之繁露而有是乎歐陽公讀繁露不言其非真而譏其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且有惜哉惜哉之歎夫仲舒純儒歐公文人此又學者所宜審也

黄氏日抄卷五十六

黄氏日抄卷五十七

宋 黄震 撰

讀諸子三

論衡

王充嘗師班彪博學有獨見旣仕不偶退而作論衡二十餘萬言蔡邕王朗嘗得其書皆秘之以爲己助盖充亦傑然以文學稱者惜其初心發於怨憤持論至於過激失理之平正與自名論衡之意相背耳如謂窮達皆

出於命達者未必賢窮者未必不肖可矣乃推而行之至以治和非堯舜之功敗亡非桀紂之罪亦歸之時命焉可乎甚至譏孔孟而尊老子抑殷周而誇大漢謂龍無靈謂雷無威謂天地无生育之恩而譬之人身之生蟣蝨欲以盡廢天地百神之祀雖人生之父母骨肉亦以人死無知不能爲鬼而忽蔑之凡皆發於一念之怨憤故不自知其輕重失平如此至其隨事各主一說彼此自相背馳如以十五說主土龍必能致雨矣他日又

曰仲舒言土龍難曉如以千餘言力辨虎狼食人非部吏之過矣他日又曰虎狼之來應政失也凡皆以不平之念盡欲更時俗之說而時俗之說之通行者終不可廢矯枉過正亦不自覺其衝决至此也惟其辨訛正謬有裨後學見聞者則取節以列下方

辨三代姓○世稱禹以含薏苡而生故夏姓姒离以含燕子而生故商姓子稷以母履迹而生故姓姬薏苡草也燕子鳥也大人迹土也皆非氣安能生且帝王之妃

何爲適草野何爲浴於水或禹禹后稷之母適欲懷妊偶吞薏苡燕子履大人迹世好奇恠因以爲姓三卷辨胥濤○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蓋水發海中漾馳而已入江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猶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稱大江浩洋曲江有濤亦以隘狹也溪之深者安洋淺者激揚爲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爲濤誰居溪谷爲瀨乎按濤入三江江岸沸踴中央无聲必以子胥爲濤子胥之身聚岸滙也濤之起也

隨月盛衰如子胥爲濤子胥之怒以月爲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爲風也始皇渡湘遭風問湘祠堯女舜妻怒斬其樹夫謂子胥之神爲濤猶謂二女之神爲風耳

辨齊桓公○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因如夫人者六人而誤耳又謂其負婦人以朝諸侯或婦人立於後耳桓公千歲一出之主也葵丘稍驕畔者九國況於禽獸之行無禮而可留諸侯哉

辨星退舍○宋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如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善言延壽二十一歲堯舜獲壽千歲乎太卜欺齊景公以能動地晏子謂鉤星在房心之間地自當動子韋之言星徙猶太卜之言地動宋無晏子之智臣故子韋售其欺耳卷四

辨射日○射不過百步日之行天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日火也雖中安能滅之世稱桀紂之惡射天毆地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

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

辨武王瞋怒風止○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瞋目重天怒也風何止或時風偶自止耳

辨魯襄與韓戰○麾戈日返三舍一麾安能返日日一日行一度退三度是日却三日也或戰時日正卯戰迷謂之暮轉而轉左曲道日若卻耳

辨燕丹○燕丹誓天使日再中乃得脫秦何湯困夏臺

文王拘囚羑里孔子厄陳蔡天不能祐

辨杞梁妻哭而城崩○鄒衍仰歎而霜隕師曠鼓琴而晉旱皆適然耳師曠初學時非直一再奏風雨當至久矣

辨天雨穀○穀生草野成熟委地疾風暴起與之俱飛風衰穀集謂之雨穀天施地生凡有葉實可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爲也

辨梁山崩壅河○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縞哭乃流

實則山初崩土積水未㓕三日之後水㓕土散竟流東去耳卷五

辨黃帝葬衣冠○衣不離形如仙去衣冠不宜遺黃帝實仙不死而升天臣子乃葬不死者之衣冠與實死者無異非臣子實事之必别生於死之意也卷七

辨稱孔子干七十國○增之也至不能十國卷八

辨太公殺隱士○狂譎華士云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樔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愚謂太公安有

殺隱士之理太公始亦隱士耳謂其殺隱士必欲人皆致命於國者韓非等妄言以售私說耳此不待辨

十卷

辨謂萐脯扇涼蓂莢數日屈軼指佞鮭觽觸罪倉光水獸覆舟皆妄

附雜録

孟子以睟子觀人正否睟子稟於天不同與性善之説自異

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謂識紂惡於孩子之時

按令本作刻子

禮曰刻尊爲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爲相校軫則鳴gc夏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交爭則相校軫如以十水灌冶鑄之火氣激烈若雷之音矣六卷

宋有御馬者不進剄而棄之溝又駕一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法也十卷

禹鑄鼎象物使不逢不若蓋使人識而避之耳論衡辨

其不能辟除神姦非也

樹檀以五月生葉後於春榮之木其材強勁車以為軸不崇朝輙成賈者菜果之物也

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

天旦風巢居之虫動旦雨穴處之物擾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雞鳴物應夫氣之驗也

雨自有時非雩祭可得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之必不可治終不肯安坐待絶猶卜筮求禱召醫

和藥者惻痛殷勤蕫有驗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心也十五卷

鱉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十七卷

子雲作太玄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十八卷又蜀富人賚錢千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十九卷

襲舊六爲七十九卷

忽其父而稱異人之翁

天晏賜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又曰察掌

理者左右不觀左文明也

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伸也伸復無已終而復始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

尹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去歸葬或時吏知怨家之謀竊舉持亡愚按漢注謂鬼有知而亡去每疑棺尸無亡去之理今論衡之說近之矣

甲乙日病者生死之期常在庚辛

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爲之也夫人之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主爲骨肉陽氣主爲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神強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太陽之氣孤而無陰故徒能爲象不能爲形無骨肉有精神故一見恍惚輒復滅亡也二十二卷

夫毒太陽之熱氣也鴆蛇冶葛巴豆皆生南方熱氣所鍾也太陽火氣常爲毒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

言與火直故南越之人祝禁輒效口舌爲毒也

謂諱西益宅者尊長在西尊無二上故不可益諱刑徒不上丘墓者爲媿見祖父皆義理之諱非凶惡之忌世諱作豆醬惡聞雷不欲積家踰至春也二十三卷

漢俗解除之祭先爲設膳食已驅以刃杖

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

漢俗解土爲土偶像鬼令巫祝之

讖書謂孔子預知秦皇上我之堂按始皇實不至魯

詹何知牛介葛盧知牛楊翁仲知馬耿皆古射事之類
也
謂三易皆六十四卦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非
演爲六十四也
謂六典不與今禮相應按今禮經不見六典
謂論語之篇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者懷持便也漢自
武帝得之孔壁皆名之曰傳至孔安國以教魯人扶
卿始曰論語

彈雀則失鶡射鵠則失鴈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

玉屑滿篋不成爲寶二十八卷

墨家薄葬右鬼厚其精而薄其尸自相乖反

左傳出孔壁國語左氏之外傳

公孫龍鄒衍書虛誇與管商書相反而太史兼紀三代世表言帝王皆黄帝子孫而殷周不紀謂玄鳥大人之精氣亦兼紀

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圉諧説而喜曉俗而以鴻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甁欬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故斷決知辜不必皐陶調和葵韭不俟狄牙閭巷之樂不俟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大牢牛刀割雞舒戟采葵鈇鉞裁箸盆盎酌巵大小失宜善之者希見三十卷終

兒生啼聲鴻朗高暢者壽

人壽以百歲爲止人形以一丈爲止故名男子爲丈夫

尊公嫗爲丈人卷一

歷陽之沉長平之坑同命俱死者國命勝人命

水潦降不獻魚鱉以蟲蛇新化魚鱉

物多變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形不可變則壽不可增

牛壽半馬馬壽半人

陽燧取火五月丙午日中鍊五石鑄器磨礪生光仰以向日則火来至今以刀劔之鉤月摩拭向日亦得火

伊尹母夢謂曰出水疾東走旦如其言顧其鄉皆水矣

卷一

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知而避之文王受命已在生時書稱天乃大命文王者與天合同若天使之

周人世碩作養書謂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董仲舒因孟荀言性不同作情性之說謂性生於陽情生於陰曰性善者見其陽謂惡者見其陰劉子政反之以性在身爲陰以情形於外爲陽 卷三

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至十一月減一分歲日行天十六道

日月行遲天行疾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若蟻行磑上

天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日月星辰之行皆施氣

十一卷

頓牟掇芥磁石引針

漢制立春東耕立土象人男女各二

射布名侯示射無道諸侯也

凡蟲爲風之字取氣於風故八日而化

神農藏種方煑馬屎以汁漬種令禾不虫

虞舜重瞳王莽亦重瞳又晉文駢脅張儀亦駢脅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門三盈三虛卷十六

神荒忽無形出入無門故謂之神今作形像與禮相違

失神之實○歆者內氣也

漢祭靈星即古雩祭春求雨秋求實一歲再祀漢春雩

之禮廢秋雩之禮存又或訛爲祭明星又曰歲星實龍星也龍星三月見則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愚謂論衡釋靈星之名似矣實則古之雩祭止因龍見而雩此祭之候也未必祭其星也

牒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乃成文字 牘斷木爲槧析之爲板加刮乃成奏牘○並見十二卷十三卷云桃李梅杏菴立蔽野布施越境而

菴以此見菴之爲義止取掩故耳 布施布施矣

○見二十七卷 孟年建初孟年 瓦屋之瓦屋並見二十九卷

申鑒

申鑒五篇東漢荀悅書也自言道本仁義備在典籍前鑒既明後復申之謂之申鑒然大抵辭繁理寡體亦不一政體第一時事第二多舉凡目頗用汲冢周書之體俗嫌第三雜言第四第五多用或問頗效楊雄法言之體其言之合於理者如曰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如曰求己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己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如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術迫

則飛踈則放志志安則循路而入門或問卜筮曰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或問避疾厄曰可避非身可逃非神孺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曰逃可乎或問神仙之術曰終始運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爲也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又謂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進忠有三術先其未然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

之戒凡其言之合於理者如此如曰善治民者治其性故跖可使與伯夷同功則喜於立論之過論性情者屢章而當於理者殊少文亦頗卑弱與其所著漢紀頗不類未知果悦之真否此本淳熙九年尤袤刻江西漕司

乾坤鑿度

鑿度不知誰所作矯黄帝而爲之言云庖犠氏之古文黄帝演古籀文而蒼頡修爲上下篇上篇乾鑿度鑿開也度路也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也其説謂有太易

而有太初而有太始而有太素乃及古帝者之代興乃及乾坤巽艮之四門乃及坎離震兊之四正至若配身取象取物制度等説支離矣下篇坤鑿度也謂太古變乾之後次鑿坤度謂坤元十性謂坤有八色曰湯配曰凌配支離益甚矣乾坤鑿度之言大率詞澁而理寡又有周易乾鑿度周易坤鑿度二篇又皆穚孔子而爲之言竊取繫辭餘自太極兩儀八卦而生六十四卦而至爻象復歸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之説謂太易未見氣也

太初氣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較之乾坤鑿度文頗明直是出一人之手而僞爲古今華質之不同以互相發明者歟然以日之十干辰之十二支星之二十八宿指爲大衍之數五十於易未必合而以易之三百六十析當朞之日是京房卦氣之法此書正爲此作而前冒大易爲重耳若其謂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伐崇侯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天下受籙應河圖又謂消息卦純者爲帝不純者爲王恐皆非君子之言而謂

帝乙以生日爲名亦非殷以即位之年太歳爲號考歴者已得之矣

易緯稽覽圖

緯雖非正書然出漢世此書言至今大唐上元二年乙亥卦起中孚不知何人作也書有推天元甲子之術推易天地人之元術皆隨小數不足留情其曰癸巳元年一百九十萬八千八百五十三歳乃加太初元年殆誕耳惟其謂六日八十分之七注云一卦七分此爲京

房卦法則明至每候言災異之應恐亦未必然

易通卦驗

卦驗有於七經於河洛之目於理無所考而亦矯孔子爲之辭首云太皇之先與耀合元精五帝期以序七神此不過爲無所考以相欺大率爲卦氣發然僻書耳

周易參同契

參同契者本漢世上虞人魏伯陽所造其說出於神仙傳不足憑爲之注釋者五代末彭曉則此書必出於五

代之前也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此方士煉丹之書謂與諸丹經理通而義合也然必冒周易爲稱者煉丹取子午時爲火候是爲坎離因用乾坤坎離四正卦於橐籥之外其次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月用功之進退又次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要皆附會周易以張大粉飾之其實煉丹無符於易易本無預於煉丹而今世言火候者因以三百八十四爻爲一周天以一爻直一日而

文多日少終不相合其妄可知近世蔡季通學博而不免於雜嘗留意此書而晦翁與之游因為校正其書頗行然求其義則終无之嗚呼煉丹之説盛於唐而唐世人主若士大夫凡惑然者无不速其死此書又可尚乎

道書魏伯陽傳言伯陽將三弟子一白犬入山作金丹丹成與犬犬死伯陽自服自死弟子繼服又死二弟子不服而出山為伯陽求棺斂至則伯陽已活矣其鄙如此且或有之人生奈何以一死試丹而伯陽之再活者

今安在壽幾何耶

古三墳書

孔安國作書序明言孔子去三墳而斷自唐虞二典爲書今信安毛漸正仲乃稱元豐七年奉使京西得古三墳書於唐州比陽道民間爲僞固不待辨而知特其所以爲僞有不容不辨者夫三墳雖不可復知槩以今之二典則載事之書後世所謂史册之類也今其書乃以山墳爲第一而指爲天皇伏羲氏連山之易以氣墳次

之而指爲人皇神農氏歸藏之易以形墳又次之而指爲地皇軒轅氏坤乾之易愚按伏羲畫八卦歷文王孔子而成今之易三才之道備焉此外無餘藴周禮六典晚出於王莽劉歆始有連山歸藏周易三者之名意謂夏商之世各自有易於羲無稽而好異者喜言之自謂博古已成空談況於竊取其名爲三墳之書然乎否耶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氣墳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一字各釋爲一事實皆

無理山墳綴以姓紀之篇氣墳綴以皇策之篇形墳綴以政典之篇亦皆無理毛漸乃云肖征嘗引政典指為證據不知政典夏氏國法非三墳書也此書不必辨因以記周

黄氏日抄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五十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贇

謄録監生臣張炳

黄氏日抄卷五十八

宋 黄震 撰

讀諸子四

孫子 兵書一

孫子言兵首謂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而切切欲道民使之與上同意欲不戰而屈人兵欲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欲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至論將則謂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

蓋終始未嘗言殺而以久於兵爲戒所異於先王之訓者惟詭道一語然特自指其用兵變化而言非俗情所事姦詐之比且古人詭即言詭皆其真情非後世實詐而反謬言誠者比也若孫子之書豈特兵家之祖亦庶幾乎立言之君子矣諸子自荀揚外其餘浮辭横議者莫與比

蒠豆稈　蟻附　分數分部曲數什伍　率然常山蛇名　風起之日箕畢翼軫

吳子 兵書二

吳子言兵先以得士心爲本名曰父子兵此吮疽之術也審敵可否未嘗言殺機權議論亦足爲孫子之亞矣

嘗勸魏文侯饗賞有功行之三年士不得令而奮繫起曰人有短長氣有盛衰乃發無功而不與饗者五萬破秦者五十萬

天竈之口 大谷 龍頭之端 大山

司馬法 兵書三

司馬法者齊司馬穰苴之書也謂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而首叙蒐兵命將之禮軍容國容之義三代兵車旂章之别盖述典刑之舊爾至其言兵則細矣非孫吴比矣至謂夏賞而不罰殷罰而不賞周德衰而賞罰兼之則背理之言也蘇子古史去穰苴傳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 兵書四

兵自黄帝立丘井法井字形開方爲九五爲陳法四爲閑地所謂數起於五也虚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

部連繞所謂數終於八也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也太公寳繕其法至管仲復修太公法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十軌爲理故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五鄉一帥故萬人爲軍皆本司馬法也陳數有九大將握奇零其中四頭八尾觸處爲首諸葛亮以布八陣圖李靖本之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外畫之方内環之方以成六花名六花陣故靖言兵專本乎

正自謂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至於奇正相生如環無端靖謂惟孫武能之吴起而下莫可及焉謂舅韓擒虎但以奇爲奇以正爲正爾盖兵家之立言無出於孫武而兵家之講明亦無過於李靖矣

靖言愛士太宗以威克厥愛詰之靖必對以威克者一時誓師之言愛結者平時養士之素可也顧乃謂愛設於先威設於後尚書所以謹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則非書之旨矣古者齋廟授鉞盖必不得已

而用兵故告之宗廟且示謹重也靖乃曰假成於神則不知古人惻怛之心矣孫子首篇其一曰道而繼以道者令民與上同意至曹公注釋亦云導之敬令是訓導之導非道德之道也靖乃曰道之說至微至深易所謂聰明睿智則亦非孫子立言之本旨矣太公謂步兵與車騎戰必依丘墓孫子謂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太宗問二說不同而靖專主太公竊意太公言戰當有所依孫子言屯當審所寓二說

自並行而不相背靖言張良學太公六韜三略此殆因圯上老人授書而言竊意韜略乃後世附會未必太公之書若其論高祖不善將將殆靖欲太宗保全功臣耳亦未得為確論將將自是御之於方用之初保功臣自是全之於已用之後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天地旗號風雲旛名龍虎鳥蛇隊伍之列）三門（太公謀太公言太公兵）四種（權謀形勢陰陽技術）僕射（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置僕射一人）

尉繚子 兵書五

尉繚子謂對梁惠王而言其說欲絶拘忌嚴法令務耕織使三軍一心畏將而不畏敵而譬之於水謂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爲之摧者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嗚呼此殆孟子所指我能爲君戰必克者歟雖欲審囚決獄不殺無罪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然立爲什伍相揭之法專務殺其士卒使之畏已而以殺卒之半爲善用兵孫吳談兵已不如此況仁人乎然其言曰亡國富

倉府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此足警有國者云

拗(拗矢折矛)守法(城一丈十人守)甲冑之士不拜(竭人之力不責禮)將

主旗鼓(一紉之任非將事)金鼓鈴旗(鼓進金止鈴傳令旗麾也低旗則趨金鼓)

俱繫鼓節(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則坐鼓趨鼓也音不絶騖鼓也)

黄石公三略六韜(兵書六七)

韜略世謂出太公雖李衛公亦云以愚觀之偽書爾春

秋荀吳始嘗舍車而步漢以後始有騎將今其書以車

騎步分三太公時有之乎春秋後始覇三代雖有伯不

以霸稱也今其書歷叙皇帝王霸太公時有之乎春秋霸主始有結連與國深入人境者今其書稱必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又云行數百里人馬倦休太公時有之乎又謂取天下者若逐野獸天下皆有分肉之心此襲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語而贅婿者秦始有之其書亦稱贅婿且自謂三略爲衰世作則不能自掩其爲後世之僞明矣况其爲書類多掇拾三略大率以柔弱不貪爲主此老子之説也六韜言猶豫狐疑之戒乃吴子

之所已言也言山兵者即吳子之谷戰言澤兵者即吳子之水戰十四變即吳子之十三繫十一卒即吳子之五練銑教戰即其士先教戒之說分險即其過敵谿谷之說雨不張蓋等語出尉繚子書火戰等說亦備孫子書而涓涓不絕等語又徧集古書者也要其前後本無主說三略既不見上中下可分之的六韜亦不見文武龍虎豹犬之義大抵書之不切於兵者居半切於兵者多死法敵而木偶人也則可耳其最無理者文伐十二

節皆陰刻陷人之語豈文伐之義乎股肱羽翼七十二人輕重失次泛其無紀豈股肱羽翼之義乎文王聖人也太公聞風興起動盡歸乎来之思武王以聖繼聖順天應人而太公興鷹揚之師今顧以孩提視文武謂其求教太公雖帝堯之聖亦文王所未聞待傾聽而始知焉此皆根於卜獵得師一語故附會至此耳然按六韜謂太公坐茅而漁尉繚子又謂太公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餘七年主不聽而遇文王是則卜獵之説尚未定也

況韜略可信其爲太公之書乎

其書之播詠人口者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曰千里饋粮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而先之以軍讖曰則是引古語也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然先之以故曰則亦用古語也曰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漑熖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此語足以發明仁人用兵

之本心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亦至

今爲名言

陰符凡八等士將緩急遣使用之天潢天舡一物也以飛江濟海贅壻人敵欲掩亦揚名者聚爲一卒此條列於貧賤快志之下胥靡免罪之上古之賤贅壻如此

陰符經

經以符言既異矣符以陰言愈異矣首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之道固可觀天之行其可執耶謂五行

爲五賊謂三才爲三盜五行豈可言賊三才豈可言盜又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三盜既宜三才既安賊豈所以爲昌盜豈所以爲安卽若謂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此本老聃可道非道之説後世有僞爲道書者曰常清淨經有僞爲佛書者曰般若經千變萬化皆不出反常一語初非異事乃雷同語耳言用兵而不能明其所以用兵言修煉而不能明其所以修煉言鬼神而不能明其所以鬼神盖異端之士掇拾異説而本无所

定見者豈此其所以爲陰符歟然則人生安用此書爲也唐永徽五年嘗敕褚遂良寫一百二十卷不知果然否近世大儒亦加品題則事之不可曉者

黃氏日抄卷五十八